



经 典 永 不 褪 色 国 学 历 久 弥 新

国学杂谭 09

王莲文 编著

天才的游戏之笔

东坡志林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谬，又复作两绝云：“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天才的游戏之笔



东坡志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坡志林：天才的游戏之笔 / 王连文编著.

—合肥：黄山书社，2010.1

（国学杂谭）

ISBN 978-7-5461-0846-9

I. ①东… II. ①王… III. ①笔记—中国—北宋—选集②中国—古代史—史料—北宋 IV. ①K244.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1669号

东坡志林：天才的游戏之笔

王连文 编著

责任编辑：李玲玲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1118号出版广场7层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hsbook.cn

印 刷：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3

字 数：197千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461-0846-9

定 价：24.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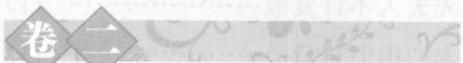
前 言	1
苏东坡·简历	2



卷一

逸人游浙东	4
游沙湖	5
记承天夜游	8
记游松江	9
记游庐山	11
记游松风亭	13
儋耳夜书	15
忆王子立	17
广武叹	19
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	21
养生说	22
论雨井水	24
导引语	26
阳丹诀和阴丹诀	28
养生难在去欲	32
乐天烧丹	34
辟谷说	35
记服绢	37
记梦四首	39
记子由梦塔	43
梦中作祭春牛文	45
梦中论左传	46

梦南轩	49
善吃嗜睡	50
记六一语	52
退之平生多得赞誉	54
昙秀相别	56
别王子直	58
别文甫子辩	59



卷二

记朝斗	62
唐村老人言	64
记告讦事	66
记讲筵	68
记盛度诰词	70
请广陵	73
书杨朴事	74
读坛经	76
改观音咒	79
诵经帖	80
书李若之事	82
记苏佛儿语	83
记道人戏语	85
寿禅师放生	86
本秀非浮屠之福	88
付僧惠诚游吴中代书十二	90
记道人问真	95
东坡升仙	96
臞仙帖	99
说冥间事	101
三老语	104

卷三

冢中弃儿吸蟾气	106
石普见奴为祟	107
猪母佛	109
徐则不传晋王广道	110
先夫人不许发藏	112
太白山旧封公爵	113
记与欧公语	115
參寥求医	116
信道智法说	117
僧相欧阳公	119
记天心正法咒	120
论贫士	121
梁贾说	123
梁工说	125
贾氏五不可	128
盜不劫幸秀才酒	130
梁上君子	131
高丽公案	132

卷四

铁墓厄台	134
记樊山	135
赤壁洞穴	137
筒井用水鞴法	139
名容安亭	140
雪堂问潘邠老	141
论汉高祖羹颉侯事	147
武帝踞厕见卫青	150
跋李主词	152
孔子诛少正卯	155
张仪欺楚商於地	157
黄霸以鹖为神爵	160
论桓范陈宫	163
录温峤问郭文语	166
王夷甫	168
卫瓘欲废晋惠帝	171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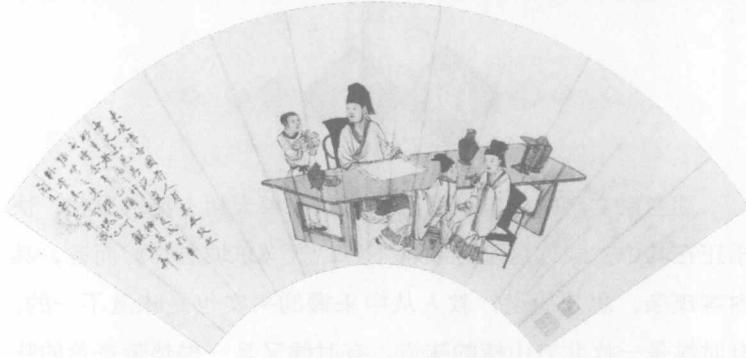
武王非圣人	174
论子胥种蠡	177
司马迁二大罪	181
论范增	185
游士失职之祸	188
赵高李斯	192
摄主	196
七德八戒	199

◆◆◆前言◆◆◆

读名家文字的感觉，就好像是从一棵大树上摘取果实，快乐正在其中。或许这个比喻也不好，就《东坡志林》而言，其内容庞杂、思想纷呈，教人从中采撷的果实也是味道不一的。有时候是一枚北方山楂的味道，有时候又是一根热带香蕉的味道。苏轼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本身并没有特定的目的，所以行文风格显得异常轻松。并且，我们既能看到地域空间上的差异，也能领略到这个人在生命不同时期的思想变迁。如果说，一本书可以标记一个人的话，那么，《志林》就是苏东坡其人最醒目的一块碑石。读到其中的章节，就让人想起那个带着特立独行样式的帽子、个子瘦高的诗人和学者，而他的形象也在更深一步的阅读中被丰富。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对着紧贴在纸上的字句想象出他说这些话时的语气，还有那呈现在嘴角上的微笑，和那凝结在眉宇间的萧索与痛楚。

当然，在这本书里，被阅读和品鉴的，是一个一千年前的古人和他的一些具有私人特点的语言痕迹。所以，我们也不用讳饰自己从里面发现了什么可以看做是笑话的细节谬误，不妨对此一笑了之。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现在所站立的高度有赖于从苏轼时代至今近一千年的文明积淀，从时代和进步的角度上来看，这既是回顾，又是俯视。这个时代一方面令人骄傲，但另一方面却也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供我们再次学习，这是一种艰难的局面。还好，我们有历史和文艺的种种，这些东西里面所包含的教育意义常在常新，并且只要我们肯挖掘，随时会像泉水一样汩汩地涌出，凉冽而甘甜。

谨以此书献给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读者，并遥远地向东坡先生致敬。



【苏东坡·简历】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作家李敖曾对苏轼做过这样的评论：苏轼虽是达者，“但他的思想水平只是超级文人式的，最高境界止于《赤壁赋》，并没有思想家式的细腻与深入。又掺入佛、道及民间迷信，行为上搞求雨、炼丹，境界有低段出现。他的政治观点尤其旧派，比王安石差多了，真所谓‘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了”。

可以说苏轼的一生是曲折的、多舛的，但又是多姿多彩、丰富的。

1054年：娶妻王弗。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子，就好像是苏轼的军师。有人说如果王弗能陪着苏轼走完一生，苏轼的人生道路将不会是我们今天看见的那么狼狈！

1057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第。但就在此时其母去世，于是兄弟二人回家服丧。

1060年：服丧期满，苏轼举家迁往京都。

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并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1065年：任职史馆。其妻王弗病逝。十年后，苏轼想起

王弗不禁感伤起来，于是便有了那首被后世人传唱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

1066年：父亲苏洵于汴京病故，苏轼丁忧服丧归故里。

1068年：苏轼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为妻。

1069年：苏轼返京，仍任职史馆。

1071年—1076年：苏轼先后任职杭州通判、密州太守、徐州太守……在这期间，收王朝云为妾。

1079年：苏轼遇到了他平生第一件祸事。那是他到任湖州不足三个月的时候，有人故意歪曲他的诗句，随后他便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1080年：苏轼在经历了一场浩劫之后，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

1084年：苏轼奉召到汝州就任，就在赴任的途中他最小的儿子夭折了。

1085年—1089年：当司马光主政时，苏轼有了翻身的机会，被召回京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并在1089年，以龙图阁大学士出任杭州太守，任职期间，他修井、赈灾……做了许多有益于老百姓的事。

1091年—1093年：他先后到颍州、扬州、定州任职。

1094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苏轼被贬岭南，安置惠州。

1097年：苏轼被贬至儋州任琼州别驾。

1101年：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从荒蛮之地岭南北返时在常州逝世，终年66岁。

苏轼过世后，他的弟弟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这也信守了他当初对王闰之的承诺——“惟有同穴”。回过头来看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多元化、丰富而又复杂的。

○苏轼与王弗像



东坡志林卷一

【逸人游浙东】

到杭州一游龙井，谒辨才遗像，仍持密云团为献龙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当往一酌。湖上寿星院竹极伟，其傍智果院有参寥泉及新泉，皆甘冷异常，当时往一酌，仍寻参寥子妙总师之遗迹，见颖沙弥亦当致意。灵隐寺后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余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杭州于苏东坡，是峰回路转的一站，也是快乐的一站。虽然是贬官谪除，但是借得杭州人间天堂一般的美景和

时相往来的诸多友人，他的这段日子过得实在再快活也没有了。当然，也是他的文雅的名声招来了这些追随他的朋友，而所谓朋友，却是一个良莠不齐的概念。在苏东坡称为朋友的人当中，也有竭力想要祸害他的人，晚年的时候他对自己瞎了眼交结这样的人也颇有悔词，这是后话。

东坡是喜欢佛的，但也只是喜欢。他把佛的东西当成了工具，借以娱乐、借以风流、借以勉励自己

● 龙井



和他人修养积功德，却并不拘泥于佛的教条，否则戒酒、戒肉、戒女人之后，他还能剩下些什么？在他相好的诸友中，有好些个和尚，本文提到名字的几个人也都是僧人。僧人大多是好人，因为不干功名，所以心地也纯洁善良一些，思维也能够专注于智慧。这正投了苏东坡交友的脾胃，否则，他交这样不腥不膻的人做甚？

这一小记在今天看来似乎仍然适合作为有雅兴的人游浙东的攻略。来杭州，先到西湖上的龙井寺院去，看看院里老和尚的肖像素描，喝上一壶上好的龙井茶。再辗转去孤山那里喝一口欧阳修牌的矿泉水，泉水也有参寥牌和新泉牌的，只是这两者太冷，喝起来像吃冰一样，含糖量也太高，或许不大适合糖尿病人饮用。参观老和尚们留下的遗迹，问候一下小和尚，斋饭能不能吃饱，师兄们有没有以大欺小，如此云云。山上有座庙，庙里有座塔，塔里有一个和尚，已经三十多年没有下山了，也应该去看一下究竟，看看是不是伪新闻。那座庙叫做灵隐寺，塔叫做高峰塔。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东坡其实是揣着一肚子臆想的，他巴不得自己可以再回到杭州去，再去那里的山路上走一遭，那里可是留着他最快乐时光的地方啊！他两眼放光地写着这些文字，但心已经插上翅膀飞走了。只是可惜，他的大好自由已经廉价卖给大宋国的冤假错案了。唉！

○西湖灵隐寺大佛



游沙湖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蛳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书不数字，辄深了人意。余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

○王羲之



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是日剧饮而归。

品读

苏东坡在黄州写的一系列笔记杂谈，诙谐得不得了。用《游沙湖》一记为例，以粗常的语言缓缓而谈，却叫人茗其文字会心地微笑，苏东坡却也算是一个逗哏的高手了，高就高在他十分文雅。

这时候的苏东坡，大抵很穷，对于此一点，他也一再慨叹调侃过。除了俸禄之外，他和一家人主要靠着一二知己的接济过日，弟弟子由的日子也不好过，在离他不远的一个中小城镇做着一个酒水专卖署长。好在这时候，他已经开始了躬耕自给，并且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生活需用细节方面从简的规矩，所以生活并不显得拮据，或竟至相对富裕。他在黄州城东不到半里的山坡上有了一个自己的农场，出于对建筑和构造的偏好，他还盖了一座草堂，那是在元丰五年的雪地里落成竣工的，因此名之“雪堂”。

大概是想做一个更为殷实的庄户人家罢，苏东坡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些余钱，便萌生了再行购置一些土地的想法。毕竟，他是一个负有为一家二十来口糊嘴的义务的汉子，而东坡的那块土地，不好意思地说一下，有些贫瘠。所以，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他来到螺蛳店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购置一份田产，而不是寻求传统士大夫一般意义上的苑囿游乐。然而，在前去察看土地状况的时候，他染病了，大概是小小的风寒吧。

所谓转机，就是那些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它会在哪一个层次、哪一个机缘上出现，让人惊奇的状况，苏东坡这次无大碍的不适让他得到了一份难得的友谊。而对于活在世上害怕孤单甚于死亡的人们来说，还有什么是比友谊更为宝贵的呢？苏东坡认为是没有的。新朋友是一个名叫庞安常的聋子医生，



我想苏东坡对他心怀感激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这个妙手医好了自己的风寒，更重要的是两人在交流之中产生的若合符契的共鸣，一个以手为口，一个以眼为耳。的确，在那个被小人政治荼毒以至喑哑的环境下，这两个人也可以看做是时下的异类了。而他们写在纸上的谈话内容，怕也不单单是病家和医者关于症候和药方子的探讨罢。

其实，这时候的苏东坡很敏感，他需要随时随地抓住一些有利于自己重拾信心的景致。病愈之后，他和这位“颖悟绝人”的新知交同游沙湖，观览了清泉寺。在王羲之曾经洗笔的泉水下方，苏东坡看到了一条名为兰溪的小河流，与众不同的是，这条小河的水是向西流的。一条地势使然的向西流的河本身也许没有什么太值得描写的地方，但苏东坡写诗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意象而已。在他的眼里，这条兰溪代表了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而此刻他最需要，也最想表达的，就是这一呼号。

“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四十几岁的东坡，或许还真的不至于衰老到连心上都长出苍苍的白发来。歌诗至此，忽而生出一种“慨当以慷”的气概，贬谪和疾患的困扰也为之一荡而空。这也正是苏东坡——一个能在种种艰困的境遇下作这样乐观想法的诗人和入世者。这首小诗似乎是一个美好

● 王羲之观鹅图（部分）

元·钱选

的征兆，离开黄州后，苏东坡回到京都做了一个三品的制诰，开始了经世济民的新阶段。

【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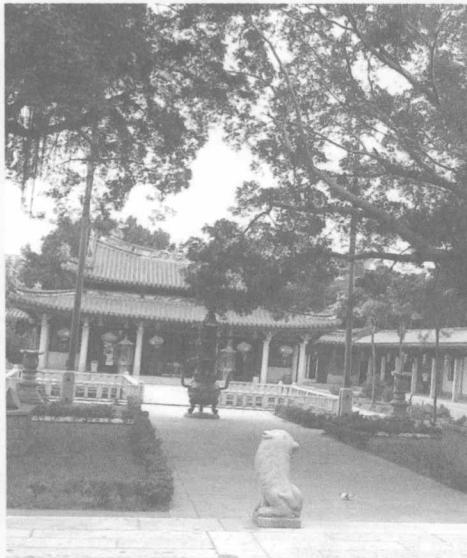


黃州——苏东坡坎坷一生中的一个意义显著的足迹，对东坡的思想和文章而言，莫不如此。

在京都经历了一场离奇的生死考验之后，苏轼似乎不怕死了，所以便也格外地珍惜起质朴无华的生活来。在黄州，他开始经营起自己手造的幸福，自己盖房子，自己耕种，他努力把自己过得像同自身的经济条件相宜的小老百姓。他所结交的人群，也不外乎是些蚕妇、村氓、小吏、酸秀才之类的小人物。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苏轼收了满了年纪的朝云做妾，并有了他第四个孩子——那个后来夭折了的让他伤心欲碎的名叫苏遁的小男孩。

在黄州，他很自在地脱离了北方政治中心里那个自己引发的轩然大波。一时间，那个名望和舛错的核心里的苏子瞻消失了。在这里，苏轼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东坡居士”，和这个名字有关的，一截崭新的炫目的路程在黄州开始了。《记承天夜游》也即是这时心情的写照，同时为此写照的其他文章并不少，皆为名篇。一阙“念奴娇”的《赤壁怀古》自不必言；两篇意境略同却各有定评的《赤壁赋》罗织着音韵和思想深度的美，叫人反复吟咏流连；还有泼趣横生

○ 泉州承天寺一角



的《黄泥板词》。而《记承天夜游》是其中以短小精练的文字取胜的孤篇。

元丰六年的十月十二日夜的黄州，将息的时节，将息的处所，苏东坡却睡不着。这一段时期他似乎迷上了在有月亮的晚上出游，于是来到承天寺，找到同样也还没有睡觉的张怀民。上弦月的月华温凉如水，最终使得两人诗兴大发，可以想象，院子变成了一方盛满月光的池塘，而月下松竹的影子变成了里面柔软摇曳的水草。“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诚然，这时候的苏东坡，虽然做着一个什么劳什子的团练副使，却已然是无官一身轻了。

记游松江

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余过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其略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坐客欢甚，有醉倒者，此乐未尝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架潮，平地丈余，荡尽无复孑遗矣。追思曩时^①，真一梦耳。元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黄州临皋亭夜坐书。

品读

一段人事即是人心里的一段沧桑，回忆的滋味却不免有些悲怆。在这一小记里面，苏轼缅怀的是自己杭州任满即将奔赴密州的一些情景。

对于苏轼而言，无论在哪儿，境遇如何，只要有三五朋匹伴他饮酒赋诗，便能寻得到无边的乐趣。这个时候，他正挈妇将雏地向北走去，同船为他送行的是杨绘、张先和陈舜俞。路过湖州时候，他们在老朋友李公择家里逗留了几日，正好赶上李公择为儿子办满月宴席，刘述也在这个时候赶来向主人道



○ 苏轼像

◆◆ ◆◆

<注释>

① 曩 (nǎng) 时：昔时，指七年前。



贺。于是，一场欢天喜地的宴会就此拉开了帷幕。在李公择的家里，这些人围绕着新生的孩子做了各式各样的文章，苏轼的那一首《减字木兰花》是这样写的：

惟熊佳梦，释氏老君亲抱送。

壮气横秋，未满三朝已食牛。

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

多谢无功，此事如何到得侬。

诙谐和调笑的顽皮情绪卓然可见。从李公择家里起行，苏轼继续北上，这个时候，杨绘已经回去了，追随他的还有刘、张、陈三人。这一夜船泊在松江边上，四个人来到了垂虹桥。当晚的上弦月色一定甚是美丽，以至于他们就着月光喝下去了那么多酒。苏轼是一个“少饮辄醉”的家伙，而周围的那些人也喝得七七八八了，以至于“坐客欢甚，有醉倒者”。一伙文人喝醉了，免不了要念酸诗的，其中最来劲的，就属张先，这个时候他已经八十五岁了。这是一个填词的高手，这首《定风波》是他在湖州李家时写的，在月光如水的垂虹桥上，他用激越颤抖又老迈的声音唱着，歌词的大意是：在贤人们聚集的江浙地区啊，也有一个糟老头子，他像星星一样地扎眼……

真是一个十分可爱的老头子，在第二天大家将要分开，各趋所向的时候，他牵着苏轼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他很清楚自己已经是垂暮风烛的年纪，而一旦同这些好朋友告别，大抵就会是永诀了，老人的心对于欢乐的珍重远非少年人可以想象，张先在这一刻老泪纵横。苏轼回忆当时的情景，“屈指默计，死

牛一诀，流涕挽袂”。

七年后，当苏轼在黄州回忆起当年湖州和垂虹桥的聚会时，唏嘘不已。而当时在李家的六人，已经死了三个，正是“知交

○垂虹桥图卷

明·文嘉



半零落”。这个时候的他，整个人身自由都被限制在了黄州的某一个地区，借着友人从江浙寄来的信件，他隐约地得知：七月九日，海上起了大风浪，把垂虹桥给冲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苏轼从来不曾觉得过往竟如此远去不可追索得像一场梦一样。夜里，他久久不能睡下，跑到临皋亭去，写下了这些文字。十二月十二日的天气，也一定冷得彻骨了。

记游庐山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谬，又复作两绝云：“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忆清赏，初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见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诗，不觉失笑。旋入开元寺，主僧求诗，因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辞。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往来山南北十余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此二诗。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诗尽于此矣。

○ 庐山——三叠泉



河岳的秀丽之美，半数来源于文人们对它们的吟咏。比如美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从远方来察看她的仪容，也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对别人讲过她，以至于形成了流



○匡庐图

五代·荆浩

播遐迩的名声。请从这一则小记里的五首小诗看庐山，也看苏东坡。

在第一首诗之前他说，我刚来庐山的时候，本来只是打算看看这里无边的风景，不想作诗的。但是，大家都说是苏东坡来了，为了不扫广大粉丝的兴，也就忍不住秀了一首：我穿着草鞋、拄着青竹杖（这大概是当时最经典的登山装束罢），肩上的裢褡里面装着一百个铜板（走起路来也一定是叮当作响），如此地来到了庐山。本以为这里的山够深了，却还奇怪为什么这里的每个人都认识我——一个已经下野的当官的。不过，他之后发现，这首诗并没有写庐山的什么，并且也有些贫嘴，好像有点对不起庐山，于是又写了下面的两首。其一云：青翠的庐山好像跟我没有什么交情，中间好像隔着堤坝一般的障碍，

总觉难以亲切。或者，我应该在这里多走动几回，这样日后我们就会成为老朋友了。其二云：以前我做梦在庐山的雾霭里游玩，今天终得一见，真的是庐山而不是梦，太好了。这两首并不好，感觉好像是在拍庐山的马屁，而这庐山也不见得领情。他在这里前后流连了旬余，“往来山南北十余日”。第四首诗也没有写庐山，抬举李白的句子高到天，我都没意见。可把徐凝贬斥得太凄惨了，让人觉得不地道。不过那个哥们儿的句子也委实够恶心了，“今古常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意境选得还是不错，淡青空蒙的山色，白花花的流水自高注下，有所谓山高水长的韵味，只是笔力和词采有点小学生水平，叫人于文字之外一无所见。自古围绕着庐山的写作，皆是一场命题作文大赛，而李白同学的那首《望庐山瀑布》就是其中永远的第一名。至于一般的凡夫俗子所称是的句子，再好也都只能算是第二，这种偏见似乎就像李白在古诗人里的排名一样，都